

城/市/漫/记

春阳下



张春燕

春阳穿过淡紫色的薄云，掠过嫩绿色的树梢，落在小区那小小的荷塘里，将荷塘里的水、草、锦鲤还有乌龟，以及荷塘四周的栏杆、玻璃、柑子树、铁树，还有驻足观看的、来来往往的人们，都镀上了一层明黄温暖的色彩。

荷塘里有几块木板，一头伸进水中，一头搭向堤岸，这是小区工作人员为乌龟们准备的休憩之地。

只要是阳光暖暖的日子，池子里那几十只乌龟就会呼朋引伴、争先恐后，轮番爬上木板，享受春阳的抚摸，以及与同伴在一起的快乐。它们身体挨得很近，眼睛向前张望。它们望的是什么？前方没有让它们心旌摇曳的异性乌龟，也没有让它们想一起游戏的鸟儿鱼儿，它们望的是远处的阳光，还是近处的涟漪？它们没有告诉我。它们背上那青灰色或橄榄绿的甲，是一个个厚厚的聚光盘。阳光下的它们，看上去几分惬意，几分慵懒，可爱又散漫。

这样温煦的时候，在它们上方，荷塘的木质走廊上，就会有父母辈或者爷爷奶奶辈的人，带着小孩子来看乌龟晒太阳。穿着鲜艳春装的孩子们兴奋地指着那些憩息在木板上的乌龟，乌龟们迈的每一步，做的每一个表情，都会让孩子们新奇得很，兴奋莫名。他们不时发出快乐的笑声和欢呼声。他们的父母或者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便不停地回应他们的惊喜问题，看他们玩儿得开心，都很快地笑出了声。那阳光下的树丛，也在不时吹来的微风的轻拂下，发出如片片春阳般、明亮爽朗的笑声。

距他们不远处，荷塘四周的长条木椅上，还有一群享受阳光照拂与春风抚摸的人。他们被岁月反复揉搓的脸上沟壑密布，他们被生活反复考验的眼里少了光泽。然而，有了春风的清新问候与春阳的温情抚慰，有了春阳下所有生命的迅速复苏与快乐生长，有了将他们拉回幼时的童趣与少年的欢愉的场景，这群年过七旬的人，他们的脸上，也满是快乐与幸福的表情。

住在我楼下的89岁的刘奶奶，儿子开的生鲜超市，今年春节一天也没有放假，销售额创下历年最高；女儿开的小面馆，正月初五开始上班，每天都是顾客盈门，还有从未间断的外卖订单；孙子在附近一家小学当老师，寒假带着老婆孩子和刘奶奶，自驾到海南去玩了几天，那边蓝的天和蓝的水，椰风海韵，海鲜肠粉，都让她开心得很。在电梯里或者在小区遇到，她总要向我描述这个龙年春节，她儿女的生意火爆，她自己的节日美妙。她绘声绘色，眼角眉梢都是满足和笑意。

春阳下，刘奶奶坐在长椅上，望着孙子带着两岁的重孙看乌龟们爬上木板晒太阳，看水草在风中摆荡，看锦鲤在水中穿梭轻舞，眼睛里笑意盈盈，嘴里念念有词：“春天的太阳晒起就是安逸，春天的花儿开起就是美丽，春天里一切都充满生机。”刘奶奶告诉过我，她以前在幼儿园当保育员，这话不知道是她此刻在春阳下即想出来的，还是她当年做保育员的时候教孩子们的。但这样的话儿，无论在哪个年代、哪个地方，只要沐浴春阳，只要有花红柳绿、莺飞草长、鱼翔鸟唱，永远都相宜。

春阳，这让经历了酷暑，走过了瑟秋，跨越了凛冬，期待了三个季节的生命都无限热爱天使，是所有向阳而生、向阳而长、向阳而茁壮、向阳而充满希望的生命生长素、抚慰剂和按摩仪，是大自然所有生灵的生命之源、快乐之源。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生/活/随/笔

三秀油菜花



熊听

南川三秀万亩油菜花开开了。三秀社区由罗秀、情秀和风秀三个富有诗意的地名组成。这里地势平坦，风景秀美，潺潺流淌的龙岩河，从油菜花田野穿过。

春暖花开，高低错落的山峦，点缀着少许果树，粉红的桃花、樱花，雪白的梨花、梨花紫嫣嫣红，与铺天盖地的油菜花相融相拥，遥相呼应，相映成趣。视线里便呈现出红、黄、白几种不同层次、不同色彩的画面。

漫步油菜花海，漂亮整洁的农家小院随处可见。大爷大妈们把自家的土特产品摆放在宽阔的大道两旁。鸡蛋、鸭蛋、春笋、野蒜、莲藕、腊肉、香肠可谓应有尽有。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带着不同口音的外地游客，与当地百姓讨价还价，对话交谈中流淌出浓浓的乡音、乡情。

油菜花开得盛大、美丽、热情。阳光下，一朵朵金灿灿的油菜花仿佛是一个个撒欢的孩子，她们灿烂地微笑着，深情地相拥相依着，高高兴兴地玩着闹着，洋溢在一片喜庆、快乐之中。微风拂过，那些油菜花低头弯腰，又像身材娇小的女子，在风的节奏中低眉絮语，摇曳生姿。

自由穿梭在金灿灿的花田里，有如走进“画”中一般，那种一半是花海，一半是天空的景象让人感觉如梦似幻。此刻，天空洁净明朗，一朵朵白云在天上游走。安静伫立在花海里，没有多余的声音，似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与花如海、人如潮的热闹场面相比，这种静，更能平抑内心的浮躁，更能令人沉思遐思。

追逐着一片一片、一朵一朵、一簇一簇的菜花，不知不觉就走进了花海的深处，此时才发现：我与同行的人走散了，独自与花为伴。眼里看到的除了金黄还是金黄，钻进鼻里的除了花香还是花香。无数蝴蝶在花海中飞舞，嘤嘤歌唱的蜜蜂忙个不停，她们深情地靠近那些花儿，与之亲吻，与之共舞，与之同醉……

油菜花似乎从不孤芳自赏、自恃清高。她们似乎深知，一朵两朵油菜花太过于稀疏，力量太过于单薄，很难打动万物，很难吸引眼球。于是，一朵朵，一片片，成千上万朵油菜花，心相系，手相牵，你挨着我，我靠着你，绝不放弃任何一朵，也绝不忽略和冷漠任何一朵。她们都以灿烂的笑脸和团结的姿态接受风雨的洗礼，享受春光的沐浴。

在整个生命过程中，油菜花带着一颗对大地和庄稼人的感恩之心，用平凡的生命托起漫山遍野的金黄，用默默的奉献挤出香喷喷的菜籽油。她朴实无华，却在扎根的泥土中拥有自信，挥洒着生命的辉煌灿烂。她看似简单平凡，却在简单平凡中不断地超越自我，创造出了生命的独特价值。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诗/绪/纷/飞

早晨，我把雨水也喜欢过了

(外一首)

读过的书
会以某种片段
反复进入我的现实
不下楼
一切都是雾蒙蒙
像一个巨大的内心
早晨没有人打伞

湖面有着细雨的薄纱
长江边还有更湿润悠远的云霓
脸上没有刺痛感
尽管他们像针脚一样
密密斜织
我的额头 颧骨 鼻梁

桂香被淋湿后压抑了味道
海棠青果坠满枝头
官崎骏迷宫一样的夜晚
灯在黄葛树上
背后是精心做旧的吊脚楼
有一个玩偶正露出迷人的牙齿
它的名字叫命运

一条金鱼

一个字一个词
一连串的语气
变成泪水滑落眼角
预判，永恒，风险
在林海尽头
迷迷糊糊一觉醒来
风暴停在远处
阳光，在树影之间斑驳
下楼，晃荡在光影中
花椒12元一斤。还没有长出
带刺的皱褶的红色的果
在这样的小城镇里。我想和你一起散步
指东道西说着菜市场的时令蔬果
徜徉在牛油飘香的火锅店门口
浓郁，弥漫整个鼻腔
眼睛睁不开，像一条金鱼
漫无目的，游荡在街头巷尾
你没有去的地方我都替你爱过一遍



强雯

(作者单位：《红岩》杂志社)

往/事/回/首

告别“话痨”



陈劲

青春年少时，我爱爱讲话，不分场合和地点，几乎就是一个“话痨”。幸好遇到海人不倦的老师们，他们用心地引导我克服缺点，护佑我走上学习正轨。

读小学时，同桌话也多，他姓蔡，同学们就给他取了“蔡包子”这个绰号。我俩因爱讲话这个毛病被老师批评过，也被罚站过。有一天课后，语文老师一脸慈爱地问我俩：“为啥上课喜欢讲话呢？”蔡包子摸了摸头说：“昨天晚上看电视很好看，我问他今天晚上还看不。”我顺势说：“老师，真的很好看，你看了吗？”我俩这一唱一和，整得老师和同学们都情不自禁地笑了。

有一年元旦节，学区要举办文艺汇演，语文老师特地推荐我俩参加，但从未上过台的我们有点胆怯。老师轻描淡写地说，就是上台表演个节目而已，你们不是爱说话嘛，那就表演个说话类的节目。后来才知道那是相声。选拔赛前几天，我俩又在班上绘声绘色地试演了一遍，在老师和同学们热烈鼓励下，我俩的胆子变得“肥实”了些。之后，我俩闯过学校初赛，在学区文艺汇演上得意地露了一手。

进了初中，我和蔡包子没在一个班，但课后我俩常聚在一起说话，导致上课有些走神。为了让我专心听讲，老师们各显神通，想尽了方法。语文老师开设了“课前三分钟演讲”，要求脱稿讲，不然下节课重来。化学、生物等老师让我在黑板上默写知识点。

高中我和蔡包子考到同一所学校，还是同一个班，还是同桌。高中课程确实有些难度，加之我俩家离校较远，每天步行一个小时，中午就在学校食堂蒸饭吃。这样的条件考验人的意志，如果学习不自觉或底子相对差点的，学起来费力不说，各科考试大多还不过关。

有节化学课，我实在听不大懂，就侧身转头瞟一眼旁边的蔡包子，发现他也有点飘然。“装什么装，装神啦。”我悄悄地说。见他没反应，又用胳膊抵了抵。如此几次，蔡包子没辙了，就与我小小说起话来。没说几句就被老师发现了，老师立即叫我俩站起来。下课了，老师把我俩叫到办公室，让我们继续讲，而且不限时间一直讲下去。我俩以为真如此，就率直地讲了起来。老师洗了手，疲倦地坐进藤椅，见我们果真在讲，还讲得滔滔不绝，脸色随之严肃起来：“你们还真讲呀？”蔡包子最先察觉，扯了扯我衣角，我当时忽然意识到，是该痛下决心改掉“爱讲话”毛病的时候了。

从办公室灰溜溜地出来，我俩约定，明天一到学校就请班主任调整座位，与“爱讲话”毛病彻底告别。高中三年，我俩像换了个人似的，专心攻读，终于在求学的关键阶段克服了这个老毛病。

后来，当我走上三尺讲台时，发现班上也有不少“话包子”。想到自己的成长经历，我对纠正这些上课爱讲话的学生充满了信心。

(作者单位：万盛经开区档案馆)